

號壹捌第字國警京證部登部政內
行發先准令訓試(4236)第字新利(35)署部宣中

南僑通訊社

THE OVERSEAS NEWS SERVICE LTD.

刊出日一十月六年七四九一
日一十二、一十、一壹每

期二第 稿種乙

發行人：吳春鑑
總社：福建福州解藩路五六號
電話：二四八〇 電話：四六一四
分社：福建廈門昇平路三〇號二樓
電話：二四八〇 電話：一一四九·九四〇
特派員辦公處：
上海·南京·台北·新加坡
馬尼拉·巴城·仰光·西貢·廣州
香港·紐約·倫敦·巴黎。

本社發行甲乙種稿注重有關華僑消
息及海內外要聞報導：
甲種稿：按日發佈電訊：呼號QST，
DE·BBG，波長四十三米·電力一〇
〇瓦·時間：二十三日。
乙種稿：每旬發稿一次歡迎報章雜
誌採用敬請保留「南僑社」字樣。

目錄

- 鼓浪嶼滄桑 林中巖
- 中菲關係新檢討 廣衷
- 菲律賓的農產 連川
- 台灣新人與新政 王和
- 香港·罪惡的淵藪 梅熾增
- 馬來亞政潮素描 谷鼎
- 福州新聞業的危機

五〇〇〇字

鼓浪嶼滄桑

半世紀間·兩個時代

南僑社記者 林中巖

〔南僑社廈門航訊〕隨着抗戰勝利，不平等條約取消，鼓浪嶼是重光了，這塊明媚美麗的小島嶼，在外國人統治下，快近半個世紀。它跟各地的租界一樣，在中國的歷史上和地理上，始終是一塊垢辱和污點，現在隨着不平等條約的廢止而重投祖國的懷抱，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鼓浪嶼的行政和管理，是在卅四年十月五日間接由偽政府的手上收回來的，自那天起，鼓浪嶼租界給予各國的權利即告終止，（事實上自太平洋戰事發生後就已經終止了）。代替前工部局的行政管理機構，是區公所，直接隸屬於廈門市政府，一海之隔，再不會兩個天地了。根據我國與各國訂立的新約，規定我國於接收租界的時候，應履行租界的官有義務及債務，換句話說：以前工部局一切的權利和義務，都要由廈門市政府負責清理，因此，行政院指定廈門市長黃天爵，廈門大學教授陳烈甫，陳朝璧，前工部局華警李漢清，現任區長莊肇昌等五人為清理委員，並聘駐廈英國領事蒲樂思，荷蘭領事柯芬為顧問。清理委員會已於五月五日開始工作，現尚在進行中。

租界時代結束後的鼓浪嶼，無論在政治經濟地位上或是社會人事上，都有着顯著的變遷，記者願趁這機會向讀者介紹一點關於它過去和現在的情形。

一頁幾將失傳的劃界史

鴉片戰爭後的南京條約，只列廈門為五口通商之一，鼓浪嶼劃做公共租界，那是後來的事。但關於鼓浪嶼劃做租界的歷史，近代史書上却找不到，即使提及也沒有說明起因。記者為此，特地訪問幾位老前輩，結果找到些寶貴的材料。鼓浪嶼劃為租界，應該分開遠因和近因來敘述：

日人首 先講遠因：清光緒廿五年的時候，駐廈門日本領事屢次要求租界，清朝當局遂派張兆奎到廈門詢問，由來仔後埔記行旁邊起，到廈港海邊寺後後保止的範圍內，有三分之二被輸入界線，劃下的只有金新和，相公宮，石炮，武當分鎮等處百餘家而已。當時居民情緒憤激，羣起反對。與

先起意 日人首 先講遠因：清光緒廿五年的時候，駐廈門日本領事屢次要求租界，清朝當局遂派張兆奎到廈門詢問，由來仔後埔記行旁邊起，到廈港海邊寺後後保止的範圍內，有三分之二被輸入界線，劃下的只有金新和，相公宮，石炮，武當分鎮等處百餘家而已。當時居民情緒憤激，羣起反對。與

(化)泉(州)水(春)道權那那情形嚴重，乃會同紳商打電報到北京，以去就力爭，電文往復數誌，結果

能挽回，惟道台辭職不幹。繼任的道台是周道，周曾任廈門巡道，且係廈門人，一般人民都以為周能代表民意，交涉可獲勝利。豈知周竟壓迫民衆，欺騙士紳，暗中仍進行租界劃界事宜。因此激動民衆公憤，於七月十八日舉行大示威。那天剛好日本領事上野寺一和副領事龍泉宮等侯期外，附近民衆圍集起來，一呼百和，瓦石紛飛，日本領事幾乎送命。結果泗水溜走。廈門分府方祖蔭臨場彈壓，也差點兒犧牲。接着全市罷市，民衆集體到周寓請願，要求保全領土，反對劃界，周也覺得事情不對，連忙道歉。而日本人經過這一次的反抗後，愈暫時不敢再提租界的事情。但他始終還是不甘心，於是光緒廿六年的東本願寺案，遂成爲鼓浪嶼劃租界的近因。

東本願寺事件

虎頭山事件發生後的第二年（光緒廿六年），日本人爲造成藉口事件，乃實施陰謀手段，將廈門山仔頂東本願寺放火焚燒，詭稱是我居民所爲，小題大作，即派軍艦來廈登陸，企圖造成佔領事實，同時，英美也派戰艦前來保護僑民，其實要阻擋日本獨佔陰謀。東本願寺火燒的案內，經各國領事查勘，費覺寺內藏有汽油，於是放火的陰謀，遂暴露無遺。日本人知道馬脚已露，只好撤退登陸士兵，事情就還權平息。但當時道台延年（旗人）看見英美日競爭的情形，忽異想天開，欲以均勢的力量，來維持危殆的局面，竟自動將廈門各處公共租界，後被當地人士反對，廈門才沒有劃入。這個條約是由廈門道台與英、美、日、荷、德等國領事訂的，時間是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這段歷史，廈門人知道的很少。當年參加簽字的稅吏局局長鄭馨林，現在香港，他會知道得更詳細的。

太平洋戰事發生後，鼓浪嶼公共租界被敵艦接管。後來不平等條約廢止，它的名義就宣告終結。但實際上直到勝利後，才由我國政府接收過去，四十五年的歷史，鼓浪嶼這小島，正好像一個老年人，不知經歷多少的滄桑呢。

世外桃源

鼓浪嶼環境，六五方公里的小島，位置在北緯廿四度，東經一百十八度之間，廈門的西南面，隔海與廈門對峙，咫尺可望。鼓浪嶼的龍巖山和廈門的虎頭山恰好相對，成爲龍虎犄角之勢，幾十年前這塊小島是一片荒埔，誰想到後來會變成名聞中外的「租界地」。曾經有人把鼓浪嶼稱做南方的青島，雖然是過譽，但它的確是具有青島明顯秀麗的特色。到過鼓浪嶼的人，無不致認爲理想的住宅區，因爲它具有清幽靜謐的環境，聽不到市廛的喧鬧；看不到輻輳的舟車。全嶼的馬路，狹小曲折，交通車輛根本無法通行，居民只好安步當車。這裏的房子，都相當現代化，大多是磚石洋房，看不到有一所茅屋。而且房子大部份以紅瓦蓋頂，林木綠蔭，紅綠掩映，從高處俯瞰，煞是美觀。與它的美麗環境相配合的是氣候的溫和，它屬於北溫帶內，同時靠近海洋，所以氣候給海風調節得很優美。全年晴天比陰天多，夏天不悶熱，冬天不酷寒，溫度最高不超過攝氏三十六度，最低不超過六度以下，平均在攝氏二十二度之間，至於朝鮮空氣與海風，更是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得天獨厚。全嶼人口約二萬二千餘人，本嶼的較少，大部份是由內地移居寄籍，其中尤以泉（州）惠（安）南（安）三地佔多數。他們多數是清教徒，經濟上要靠廈門和港外的生產來挹注，因爲這個小嶼天成是風景區和住宅區，幾乎毫無生產，一切消費品，都是從外邊運來的。

過去現在和將來

抗戰八年多，這個小島嶼各方面，也隨着時代的巨輪起了許多變化，在政治上，是殖民地式的租界的廢止；在經濟上，是商業的衰落；在地位上，是治外法權特殊性的消滅；在心理上，是洋行買辦意識的轉變；在人事上，是昔日土紳前輩的代謝，這一切顯著的演變，值得我們加以分析檢討的。

政治機構

先從政治談起，租界時代的行政機構是工部局，綜理全嶼事務，工部局以上設董事會，（好構興替，像我國現在的參議會）董事五人至六人，華董只佔一人，一九二六年重行修改租界章程及細則時，這個會不許中國人參加是一個立法和選舉（選舉洋董）機關。中國人因此也組織一華人董事會，選舉華董及議訂法規和洋人納稅人會分庭抗禮，互相對壘，但事實上並沒有實際職權。廈門淪陷後，日人對工部局時加干預，但大權仍然擱在英美領事手中。到了太平洋事變租界英美等同盟國人士被日人拘禁，政治組織除洋人納稅人會外，其餘仍照常存在，僅人事變遷即停止職權而已。是時工部局長爲日本人，職員大部份爲台人，董事會日董三人，華董二人，警事長當然也是日本人。民三十二年南京政府成立，鼓浪嶼才被「接收」，而工部局一切組織亦完全被取消，另外設立「廈門特別市政府鼓浪嶼辦事處」及「鼓浪嶼警務分署」，所有一切行政治安大權，實操在警察分署手中。第二年，敵僑又將「辦事處」改爲「特別區署」，「警分署」改爲「警察局」，行政與治安的職權，始告劃分。光復後，設區公所，直隸廈門市政府，管理全區行政事宜，治安則另設警局分局負責。

爲何不

除了敵僑時代不談，我們值得比較一下工部局時代與現在區公所的政績，也值得注意人們心理上的對向。現在在鼓浪嶼居民對過去工部局是相當讚譽的，他們大部份并不去分析什麼租界和治外法權，他們只要求對日常切身關係的措施能夠滿足，工部局時代的設施，最注意的是衛生

及從前

治安，路政等項，但現在除治安外，衛生路政都比例遜色這是居民的普遍感覺。這問題的焦點是政治制度與財政系統的不同，工部局時，機構統一，權力集中，一切措施，不受牽制，同時財政獨立稅項足用。現在的區公所則適與之相反，機構既不統一，財政復極支絀，尤其是後者，最爲重要，因爲鼓浪嶼的稅收是由市庫統支；並不像工部局的自收自用，現區公所的經費除職員薪津外，每月只有四萬五千元，撥點小數目在現在買得到什麼東西？還談得上什麼建設嗎？所以清道夫的維持和馬路的修補，就不得不靠行總的麵粉了。同時，工作人員的質量，也因此受了限制，譬如前工部局全部職員，警察，夫役逾三百餘人，而現在只用七八十人。所以鼓浪嶼行政的癱瘓，不是人事不臧，而係財政無辦法。現任區長莊肇昌，富有行政經驗和能力，頗得居民愛戴，但實際情形如此，只好心餘力絀了。其次一般民衆對稅捐也頗有煩言。工部局時代最主要的收入是地稅和屠宰稅，其地稅爲市場稅，小販牌稅罰款等收入，（一九四〇年才增加人口稅，商舖營業稅，非常時期附加稅等），大多與普通民衆不直接發生關係，因此他們只覺得現在稅捐比從前多。其實現在除地稅外，市政府正式所收稅捐名目，并不比工部局多，（土地稅現始準備征收），爲什麼民衆有這種感覺呢？原來除正稅外，什麼保甲捐，修馬路捐，

慰勞志願兵捐等臨時的籌措，直接向人民索取，不管數目如何少，總會使他們有了比較的事實，而感覺不勝其煩，這極端是財政的問題，假使行政事業費充裕，這些臨時的籌措，也就會減少的。

不習慣

民衆心理的不習慣，也是行政推行困難的原因，過去鼓浪嶼民衆，除了少數工部局董事外他們就很不滿意。現在的政治制度與工部局不同，法令完全兩樣，措施也自然有差別，於是一般的心理對政令都不習慣，常常處於被動地位。譬如參議員的選舉，一些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就不大感興趣。至於什麼保民大會，區民代表會更不必談了。這點使地方自治的準備工作不能長足發展。不久以前，若干地方人士曾草擬「鼓浪嶼地方自治實驗區實施方案」要求實行自治。但方案的內容和精神，和工部局很相似，與現行地方自治制度則不符合。這種動機，與其說是對現制度的適應，毋寧說是有些工部局時代的人物和士紳，對過去的一種嚮往和要求。根據上述的分析，鼓浪嶼的政治是簡單的，只要財政有辦法，對衛生，建設，治安下工夫，再加上一位聰明能幹的區長，一定可以幹得很好的。

其次關於它地位和經濟的衰落，由於過去治外法權的特殊性這個小嶼也有它的特殊地位。外國人在這裏不用說是另一世界，就是中國人也與政府不發生權利義務的關係。而且作奸犯科的人把它當做逃避的場所，現在這種特殊性已消滅，地位也變成普通，一些愛好它的特殊性的人，不再有所留戀了。同時商業的重心，也跟著它地位的沒落而轉移到廈門，全嶼五百餘間商店，都是二三盤商，已比不上昔日的繁榮。而且淪陷期間一些華僑逃往內地，沒有完全復員。現在嶼上華僑估計佔全人口六分之一，但很難算出幾個頂有錢的人家，社會財富分配也與從前不同，經濟重心在慢慢消失。

民衆心理改變

此外一般心理上，有一點顯著的進步，就是買辦意識的改變，由於租界與外人特殊的關係，所以一般人的心理難免不受影響，他們看見洋行買辦與外人職員的勢頭和舒適，不由得不羨慕起來，這種心理很容易引起自卑感。現在這種觀念已大大改變。在人事上，也起了新陳代謝，過去工部局時代的人物，現在已經寂寂無聞，代起的是些僑輩的青年人，他們將是未來鼓浪嶼的社會人物。教育方面，鼓浪嶼是相當發達的，所以鼓浪嶼居民一般知識水準都相當高，全嶼計中學二所，小學十所，學生約五千人，佔總人數四分之一，因學校許多是教會辦的，所以崇教氣味很濃厚，現在已減少很多。

還有值得一提的，是崇教信仰的深入。全嶼除天主教堂一所外，其餘都是基督教，外國教會更有英國倫敦公會，美國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美國婦女正教會，英國長老會。鼓浪嶼聯合禮拜堂。中國教會則有三一堂和福音堂，外國教會除協助中國教會外，發展傳教事業，並協助其舉辦文化慈善事業，好像英華中學，英華校友小學，懷仁小學，懷德幼師懷德幼稚園，毓德女中，救世醫院，美元小學，美華小學，福民小學等，過去還有若干慈善機關，都是上述外國教會協助創辦的，因此影響所及，崇教的信仰，在鼓浪嶼很普遍，據估計全嶼教徒的三分之一，其中大多數為婦女，連禮拜堂星期日也特別為小孩子舉行主日禮拜。所以每逢禮拜天，可以看到很多信徒手攜靈柩，絡繹於途。禮拜堂內更時時燃燭，人們的心靈浸潤在上帝的希望裏。這也是鼓浪嶼特色。

鼓浪嶼已經在轉變，由於經濟，地理等條件的限制，它將來的地位，只能發展成爲一個美麗的風景區，幽靜的住宅區和理想的學校區，我希望負責當局能把它加以美化，使它成爲花園化的島嶼。(五月廿六日)

(南僑社)

二八〇〇字

中菲關係新檢討

一位外交官和一位僑商的意見

南僑社記者 廣衷

(南僑社廈門航訊)中國和非律賓，是現在東方的二顆明星伊們戰前遭遇雖然各異，可是在這次反侵略戰爭里，都能不惜犧牲，英勇奮鬥，終於獲得今日的地位，在這一點上，却是彼此相同，而足爲其他亞洲民族所推崇效法的。照理，這對難兄難弟在戰後應能相敬相愛，融冷無間，但不幸由於菲律賓歷次的排華事件，使得兩國邦交蒙上了重重暗影。記者最近曾訪問二位我國在非名流，一位是我駐菲副領事張家福，一位是旅菲僑商黃君，他們對中菲關係的談話，實可代表我官民兩方面的意見：

訪問張副領事，是在廈門市郊廈禾路張副領事寓所，一座三層半的洋式樓房里，他以溫和有禮的外交家風度來接見記者，並發表下面的談話：

「本人自上月四日由菲飛滬轉京，在首都逗留了半個多月，前幾天才到廈門，打算趁便回雲霄家鄉一行，至遲月底可以返回任所。」

榮耀菲化政策 威脅僑胞生存

中菲友好條約內容，可以歸納爲國民待遇，貿易權利，移民問題三部份，關於國民待遇問題，條約第九條規定「本約規定，不適用於菲律賓共和國現在，或將來給予美利堅合衆國或其國民之優待」，這就是說，華僑及其他各國僑民，不能與美僑平等，英國曾爲了這件事向菲律賓提出交涉，我國旅菲僑胞約十三萬人，爭取國民待遇自然非常重要，在當初商訂條約時，曾據理力爭，可

是終無效果。其次關於貿易權利我僑胞在菲確有相當經濟力量，但除少數擁有雄厚資本外，其餘大部份都是小販零售者，所以非政府如果實施零售商國籍和菲化政策，對我僑胞生活的威脅非常巨大；我駐菲公使認爲這種限制在國際間尚無先例，而取消華僑執有攤位牌照的法令，尤其沒有理由，現在談判結果，華僑或將另外自置菜市場二所，以容納全部華僑菜攤，菲律賓魚肉蔬菜的供應來源，向來是握在華僑手里，菜攤如果全部移入新市場，華僑生計仍可維持，而舊市場馬上就將成爲廢墟。

限制移民人數 意在消滅華僑

再次關於移民問題，菲政府對我國移民，每年限為五百名，最近一度曾有減為一百名的擬議；按我國旅菲華僑約有十三萬人，每年死亡數必在五百人以上，移民年限五百名，尚不足補充死亡額，如果再減為一百名，則華僑勢必日漸減少，終至完全消滅，其用心可以概見。

記者以菲島歸僑復員返菲，駐菲領事辦事手續非常遲緩，叩詢有無改善辦法、張氏答稱：「按領事駐外職權，是辦理其本國國民在駐在國僑務上或商務上的事務，對於外人赴其本國的護照簽證，一定要請准本國政府才可辦理，即我國駐外領事，對外人來華的手續，也是如此辦理。廈門菲領簽發入菲證件事先須經菲移民局批准往返需時，勢所必然，所以華僑要迅速復員返菲，最好自行托人向菲移民局及外交部取得移民證，直接寄來請簽，較為迅速。」

最後，張副領事強調說：「外交要以國力作後盾如果祖國日漸富強，外人對我僑胞的歧視及其他種種問題，自不難迎刃而解，否則華僑前途是未可樂觀的。」

中菲友好條約 菲人反應冷淡

在同一天下午，記者又訪問旅菲僑商黃君于華僑招待所（黃君不願披露真名）談到中菲關係，他非常憤慨地說：「中菲友好條約雖然已在四月十八日簽字，但菲律賓排華運動始終未曾停止，對於這個幾經波折方才訂立的條約，菲律賓新聞界也不予重視，條約全文，只有少數報紙披露，而且都是披露在不重要的地位，除馬尼刺時報有一篇空洞的評論外，其他未見有任何一家菲報著論加以檢討；但我國僑胞的報紙，却都以中菲簽約的消息，作為首題新聞，由此可見中菲人民對兩國邦交態度的不同。中菲訂約，在菲律賓有史以來還是第二次，但却冷淡如此，其他可以想見。」

菲律賓最大的排華行動，就是所謂茶市場非化案，這個法案自經菲政府提出後，立刻引起華僑的激烈反對，馬尼刺茶市華商聯合會先後召開會議多次，分呈中菲當局營死力爭，華僑輿論，也一致呼籲，要求收回成命。因為這個法案一旦實施，不但經營茶業的成萬華僑失去生活依靠，而且惡例一開，今後全菲各業華僑都將沒有立足餘地，譬如已經提出的零售商非化案，勞工非化案等等，勢必一一強制實施，這樣一來，華僑先民百餘年來披荊斬棘，出生入死，以無數血汗所締造的基業就算完了。

國際正義人士 也都反對排華

對於這個史無前例的法案，不僅華僑因為切身關係而誓死力爭，就是美菲朝野富有正義感的人士，也都紛紛予以譴責，今年五月間，美國務部發言人曾迭次宣佈「非政府排斥華僑的案法，實不合國際公法規定」，菲議會討論這個法案時，每次都有思想開明的議員公開提出反對，例如參議員加比利以及現任馬尼刺市長，傅香案，都曾明白指出：「經濟問題要用經濟方法解決，不應該存着種族偏見而排斥外國，以致妨害邦交」。菲律賓報紙對華僑一向採取冷淡態度，可是對非化法案也不乏反駁的言論，可見公道自在人心。不過，回國之後，看到京滬各大報，對這件有關十萬僑胞生死的事情，竟然很少加以注意，實在覺得非常遺憾。

對於改善中菲邦交問題，黃君十分贊同張副領事「國力為外交後盾」的說法，可是站在商民立場，他以為促進兩國人民真正的友好諒解，更需國民外交與政府外交同時並進。他說：「潛伏菲人間的歧視華僑心理，由來已久，這種心理剛好給短視投機的政客作為一種號召，藉提倡排華運動討好人民而爭取政治地位，這是歷次非國議會排華法案的產生背景。此風如果一長，不但華僑後患無窮，即對菲國本身的正常發展和國際信譽，也將蒙受重大影響，中菲兩國邦交更將陷於不可收拾之境。所以要保持中菲兩民族前途福利，必須糾正平日潛伏菲國民間的歧視華僑心理。」

根本改善邦交 必先爭取同情

華僑平日對於非人普遍同情向不爭取對於大眾的諒解也不重視，自身沒有做宣傳工作，對非方輿論反響更不注意，這是造成非人歧視華僑心理主因之一；其次是少數華僑，平時立身處世，以至與當地人士往來品行道德上常有失於檢點的地方，以致貽人口實。同時在社會方面，對於非國一般公益慈善事業，很少有顯人的表現，因此啓人嫉妬，發生惡感。所以今後必須矯正以前的錯誤：第一要嚴厲約束華僑中的害羣之馬，免使非人良莠不分，一視同仁，以致因少數數人而多受其累。第二積極參加公益慈善事業活動，發揮人類博愛互助精神，慷慨大方，出錢出力，對非人施以德惠。第三，根據事實公理，對非人不斷作廣大深入的宣傳，以爭取社會輿論的同情和諒解。能夠這樣，非人歧視華僑的心理才會逐漸消除，種種排華法案也無從產生，中菲友善關係才能圓滿建立。

記者深佩張黃兩君的偉論，更鑒于中菲友善邦交的重要，為特錄以轉告國人，尙盼祖國早日復興僑胞自愛愛人，爭取友邦諒解，改善海外環境，使我先民繁榮南洋的光榮業績，能夠繼續光大，萬世不滅。（南僑社）

菲律賓的農產

（南僑社）菲律賓的輸出品中，農產品約佔全輸出品中的九成。這可以知道菲律賓的各種產業中，農產最佔地位的。菲律賓種植農產的耕地面積有一千萬英畝，其中米佔一半，次之為椰子，玉蜀黍，馬尼刺麻和甘蔗。一九三八年度的生產額的價值如下：（單位比索 Pes）

米	一三六,四二三,〇六〇	馬尼刺麻	二二,六七二,三四〇
甘蔗	一一三,五五八,六一〇	玉蜀黍	一九,四二三,六三〇
椰子	九二,一二六,四九〇	烟草	四,一二五,〇〇〇

一六〇〇字

台灣的新人新政

南僑社台北特派員 連川

(南僑社台北訊)南國早熱，五月台灣的太陽，已像火一般的灼人肌膚；在這露日光天之下的省垣台北，正展開着歷史性的熱烈場面。五月十一日，行政長官陳儀奉召飛返南京，各界代表冒着炎人的太陽，齊赴機場歡送。陳氏齊命接收台灣，於今半途歸去，此在其政治生命史上自是不可磨滅的一頁；而台灣同胞對這位年逾花甲的長者一年多來的政績，雖未必盡為滿意，但是臨到這揚手分離的日子，終不免有依依之感。

隨着陳氏返京的是一「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牌額的卸下，被送往台北的博物館中去陳列，這告訴人們台灣長官制度是結束其過渡的使命了。

四天之後，同樣是一個烈陽普照的日子，台北的萬千民衆和學生，手執國旗，又復齊集在台北郊外的松山飛機場，用最興奮的情緒來歡迎新省府的首任主席魏道明博士的蒞台。這一送一迎，後者的熱烈情況遠過於前者，這告訴着人們：自這天起，治理從日本人竊據了五十餘年後解放的台灣省的重任，已由陳儀長官的肩上卸在魏道明主席的肩上；而台灣同胞所寄予魏道明主席的期望，亦遠較陳儀長官爲殷切了。

魏道明博士外交上的成就，在台灣同胞的頭腦中有着鮮明的印象，這次他以副院長的地位出任台省主席，同時他所發表的二十二大委員應處長中，台籍人佔了十二人，這些都使台灣同胞對這位台政的新領導人，有着滿意的感覺。我們看到了自松山機場一直排到台北賓館的長行列歡迎者的熱烈情緒，我們深爲魏主席將來施政上的能得人和而祝福。

這次台政的改制，大體上是依照三月間國防部白崇禧部長來台處理「二二八」事件時所公佈的中央對此事件處理的四大基本原則：第一是台灣地方政治制度的調整，改行政長官公署制爲省政府制，第二是台灣地方人事的調整，如軍政分治，選用本省人士担任省府高級官員等；第三是經濟政策，如公營民營工業的劃分，與中央現行法令相抵觸之經濟制度及政策的修正或廢止等；第四是恢復台灣地方秩序。以上四大原則，可說是此次台政改制的藍本。這改制後的新台灣已和其他的省份一樣，今後在新人新政下，台灣正可以和他省並駕齊驅，共同担負起建國的大任了。

魏主席對於推行台灣的新政，的確具有了極高的信心，他於下機伊始，移步走到機場休息室中時，就在麥克風旁對歡迎者致簡短而有力的答詞稱：「台灣被日本竊據五十多年，經過八年血戰，才從新歸入祖國懷抱；初來此地，極感興奮，今後願與台灣同胞共謀台省的幸福。」這些話播向海島的每一個角落，誰都祈求着幸福，相信魏主席的這些心聲傳出以後，確能爲同胞帶來新的幸福。

當天下午，魏氏假台北賓館招待記者，用書面來說明台灣新政的方針，他首先說：「有秩序的民主政治，應該要尊重人民的公意，但也需要遵循法治途徑。在經濟方面，將以最大努力來求安定，從安定中再求發展，繁榮；經濟自由政策之推進，雖屬必要，但原則上還在無害於經濟的安定。」對於這點，他更特別補充的說：「原則決定了，但具體問題須詳細研究，個別研究，然後再通盤計劃，通盤解決，似乎比較切合實際。」這種對政治上

的學者作風，的確是夠使人們感到安慰的。

第二天，新的台灣省政府成立了，在六百萬同胞的歡呼下，他宣佈了四項重要的措施：(一)解除戒嚴令，(二)結束清鄉工作，(三)停止新聞、圖書、郵票的檢查，(四)撤銷各項通商限制。之後由復旦台幣與法幣比率提高至一比四十四，撤銷專賣機構改設物資供應機構，以維護台省經濟的正常發展，這些都是安定社會和安定民心的適當措施，這給沉悶了兩個月的台省人民無異是投下了一服散心的清涼劑。相信以後台省在魏氏領導之下，必能在安定中謀生產建設的發展與人民生活的改善。

台灣是個美麗島，現在建設這個美麗島嶼的政治新人，正在那裏推行着新政，四億五千萬同胞所一致期望着的台灣，顯見將耀出萬丈光輝了。(五月二十五日)

一五〇〇字

它接納國內逃避資金而投機走私

香港。罪惡的淵藪

南僑通訊社王和駐香港記者

(南僑社香港航訊)這是意外的事，勝利後的香港，不惟恢復了戰前的繁榮，而且已更其繁榮起來了，原

國內資源

據最近的統計，每月由國內逃避到香港的資金總在一千億以上，這漏卮的延續，助長了香港的繁榮，也鑄成了國內經濟的嚴重危機。

香港逃源

香港有三十家的華商銀行，類似銀行的銀號計一百七十一家，在籌備中的更無法統

計，這些銀行和銀號的主要業務是買賣申匯，也就是逃避資金的媒介。巨額的游資打不開正常的出路，便走向投機的一途，軒然大波不時的起伏在香港的金融市場上，黃金的開價沒有大變動，股票和四寶紙是當前投機的最大目標。

投機漏稅 走私風熾

但正當商業，却陷入不景氣的困境，商家走不通正當的途徑，除投機操縱外，不惜冒險危險，幹起走私的勾當來。香港素來是個無稅

港埠，戰前英美和世界各地的貨物傾銷遠東市場，都以香港作為中心站。戰後各地的貿易狀況漸漸恢復了美貨大量的傾銷來華，但因國內採取了提高進口貨關稅政策，並實施進出口管理後，洋貨進口受了很大的影響，因是國內的洋貨價格為幣值的下降而高漲，商人以圖利為最大希望，便轉探走私的捷徑，獲取鉅厚的利潤。

去總年值 這是環境助長官！——香港！——成為走私的基地，香港的走私風氣，較戰前倍見旺盛，仰賴國內供應的土產如：米糧，雜貨，桐油，桂皮，以及以白銀轉港再謀外銷出路的，也因內地出口限制的嚴格，而趨向走私的一途。據統計，由廣州附近四鄉走私運來港的水客，每天不下六百人，甚至走私的集團具有相當的潛勢力，他們憑藉着特殊的地位，濫用職權，以武裝的配備作為走私的保護，據非正式的估計，去年由香港走私運入國內的貨物，價值在美金四千萬元以上。

港澳煙稅懸殊 單就香煙一項說來，本港所征的煙草入口稅，比戰前增加了百分之五十，由於英煙的不足供應，關係稅收最大的是美國煙。一箱美煙共一萬支，平均重二十五磅（每磅有紙烟四十支），原價二百二十元（如吉士，駱駝，好彩，杜魯門，車利士，摩利士則較廉），須加一百一十二元至一百二十元的入口稅。美國烟入港稅約在烟值百份的五十，但澳門烟入口稅却不是以重量為根據，平均每磅課稅七十元，僅有烟值百

份的三十，因此運澳的美烟紙烟，一批批的運到香港來，私梟們會把澳門政府烟草稅的印花大量的帶到香港來在本港附貼於烟包上，以便運澳時避免課稅，再運到國內售出。

反驟起 但本港政府並不真就不打稅收算盤，為了「平衡收支」，經決定開征所得稅。港九各界為怕手續苛繁，曾經組織了反對直接稅運動會，掀起堅決的反對風潮，這一委員會曾對港政府連上三次的呈文，發了兩遍的急電向英廷呼籲，也發動過全港的商店一同蓋章反對，但結果，立法局竟仍然以十三票對三票給通過了；反稅會雖代表了最大多數的納稅義務人，却沒得到勝利而宣告撤銷了，撤銷的前夕，他們無限隱痛的說是適應環境呢！

利得新稅 據說利得，利息和薪俸稅最遲在今年九月就要開征，產業稅也可能提早實行。照納稅辦法的規定，一個年入七千元以下的無須納稅，一個已婚而沒有子女的，年入一萬二千元以下也不用納稅，如果照一般薪俸標準說，該付所得稅的華人倒很少數。香港，正如一隻雄踞在南中國的猛獸，它張着血紅的巨口，吞食了由國內逃往的資金，然又消化不其地利用過剩的游資，幹起投機；走稅的勾當來，香港，罪惡的淵藪！（南僑社）

紅流滾滾白浪滔滔

馬來亞政潮素描

南僑通訊社 梅鶴靖 駐星加坡記者

（南僑社新加坡航訊）由歐洲啓程，經水道而去我們的祖國，一過紅海和印度洋，首先抵達的是遠東的屏障——馬來亞，關於這椰林膠園，薰風終歲的海島，值得祖國關懷的，如其說是地理歷史的因緣，毋寧說是為了二百五十萬遠道異域的子孫。

劫後滄桑 政黨動向

眼前，這部份子孫的處境，問題不重於生活的艱策，而重於政潮的動盪，原因是在劫後的滄桑裏，戰爭血肉的教訓，多少影響到民族自覺的意識，另一方面，戰後國際兩大陣綫的對峙，殖民地更容易借做釣心鬥角的場所，星加坡既為南洋第一大都會，因時因地，再加上一個人為的因素，終難免捲入了巨濤的衝激，因此，這兒的政治黨派，正像一種般向樣的複雜，左翼組織「國民黨」，右翼組織「全馬大會」，不左不右號稱「溫和折衷」的是「馬來亞共產黨」，除此三者以外，自然還有許多各是各是的政治集團。

根據「馬來亞的一切」這句話，可以想見上述各黨各派中，多有僑胞的參與，當然，人類像天賦般具有加入合理政黨的自由，僑胞們應該參加那一黨那一派，甚至什麼小組組織，除非違法之外，誰都無權干涉的，但以記者見聞所及，絕無任何成見，或者說絕無某種目的和使命，祇覺事實昭示我們，這許多政黨動向中，有幾條未來的去路，黑暗多於光明，苦難甚於幸福！

馬共政略 名實不符

先說「馬共」吧，「馬共」自譽為「溫和折衷」的政治革命黨，照理，「溫和折衷」應該在溫吞謙讓裏扶助新生，中正和平裏尋求進步，那才算是名實相符了，但如按諸他們實際的行動，對照他們口頭叫喊的，壓根兒是截然不同的兩回事，第一，他們採取威脅的行動，命令其黨員滲入各地的工會，引誘各工友共同組織「鐵臂隊」，處處監視中立會員的行動，甚或乘隙侮辱，竭盡其陰險毒辣的手段，第二，他們僱用一批亡命之徒，成立「共產黨中營」，接受訓練的，就把他們當作警果的「疥癬」，不時加以暗傷，毆擊和綁架，甚至火焚他們的住宅，陷害他們的家屬，至於各工會領袖間，如果不是該黨的信徒，那就無日不在威逼利誘之下，揆諸艱辛的生活。僅以上述三點，試問馬共的「溫和折衷」，究竟指的什麼呀？

維拉生瑪 訪問追憶

且再舉個實例，當記者前次訪問星加坡工業聯合會主席維拉生瑪的時候，記得清清楚楚，他是坐在史太林巨幅肖像以及越南共黨領袖照片之下，但他却向我宣稱說：「我們的團體並未取得共黨的聯繫。」接着他又聲明馬來亞是一個酷愛自由的國家，不能強制人民加入政治性的集會，因此，他無從估計他的聯合會中，究有若干共產黨的黨員。

根據維拉生瑪自己的說法，他是堅決反對任何政治目標和行動干涉他的工業聯合會，他的工業聯合會站在超然的地位，自動地規定了兩項大宗旨，——第一在使星加坡勞工們獲得西方國民生活的水準，其次則在爭取西方國民的權利——所謂集會出版和罷工的自由。

最後，當我趨前握手言別時，辱承他的美意，生怕我不能領悟他剛才所談的話，還向我鄭重地解釋：「就我所知，星加坡工業聯合會的分支機構，沒有一個非法組織的，任何一個份子，如果被我們發覺他有違法行動時，我們將立即停止進行，星加坡現在之所以組織許多隊伍的緣故，其任務即在阻遏偶發的禍患！」我只好唯唯應答，告辭出來，一路上邊走邊想，盡我邏輯之所能，追憶維氏的一席話，結果，雖經百思仍使我懷疑他的若干理論，不無前後矛盾的破綻，譬如：他說工會是和共黨並無瓜葛的，何以在他啓齒的背景裏，却懸掛着紫葡萄轉輾纏繞的葛藤？工聯會的法子都是合法的，何以尚需那麼多的阻遏作用的隊伍？這種隊伍究竟用以對內抑或對外，維氏誠然遺忘解釋了，正唯遺忘的是重大出入處，也就足夠我們體味不已！

莫斯科式 自由感冒

「溫和折衷」的一政治革命，付諸實際設施，擴大行動的，正在「馬共」全面駕馭下，組織泛馬來亞工業聯合會，他們命令各地原有的工會說，如果不根據他們的工會組織法之規定，在四月一日前向總會履行登記（星加坡的則展至五月一日前），自將認為違法。不僅此而已，此後遠法組織的職員們，可能遭遇到他們的逮捕和驅逐。除此以外，所有罷工運動以及其他一切他們的煽動，無不以遊行示威為開始，而以徵課捐款為結束，英人創辦的運輸公司罷工數星期，華人創辦的出租汽車行怠工半個月，最後均以相當金額，捐獻工會當局，作為工會基金，工潮才算解決了，至於直接行動的工友們，除了失業貧困以外，收穫不了實際的利益，這就是一合法的革命——這就是「莫斯科的不自由，毋甯死」！

舊時主子 錦囊妙計

然而，話說回來，日本人屈了膝，撤離了馬來亞，大理石的英國總督府內，往年的主子，早已高唱凱歌，翩翩蒞止，重話乘勝而進，一個熟知東方心理的當局，表面上儘可裝出靜觀萬物的神情，內骨子未始沒有錦囊的妙計，所謂「馬來亞白皮書」，祇是妙計的緒言，僅此緒言的反響，也夠有了成效了，譬如「全馬大會」的成立，正是「馬共」的勁敵，另一方面，可能提倡「馬來人之馬來人」的本位主義，用以和「馬來亞的一切，就是馬共的一切」，來一下強烈的反抗，更何況「全馬大會」的後背，接踵而至的是「民主同盟」，這一支新生的政治軍，不左不右不中和，應該包括在各是其是的政治集團裏，他的主張怎麼樣？第一個就說馬來亞隸屬英帝國為自治領，舉一反三，別的就可不必再談了。總之，英國總督府的外貌，原係圓拱式的，表裏如一，君子之風，從圓拱式裏產生的，緒言也好，妙計也好，而其必為圓也無疑，那麼圓的不但可以抵禦斧頭鐮刀尖銳之屬，而一般站在圓圈裏的，依舊難免團圓的大轉了。

祖國負責 加緊領導

所以馬來亞現有的社會秩序，脫離不了政潮的動盪，而這動盪是有相當挫折的前程的，南洋上，不幸刮起了颶風，一邊是紅流滾滾，另一邊是白浪滔滔，處在這種風雲叱咤水沫激濺的天地中，苦惱的，自然是二百五十萬遠適異域的子孫，就其人數而言，全馬來亞的居民，充其量不過六百萬人，除了猶太和其他國的一百萬人以外，純馬來人和華僑，剛好各佔其半數，單祇這一點，可以表明馬來亞是和華僑休戚相共，華僑是和馬來亞不能違背分離的，那麼，政黨為政治的動力機，政治為民衆生活的保障，僑胞應該趨向那條政治的出路，委實渴望祖國的指示，即使祖國多難，未遑暇顧的話，無論如何，也得顧念同一母體的血球，萬不能令其失去循環的系統，對哦！祖國必將負責，祖國是會前來加緊領導的！

二八〇〇字

南僑社記者 谷壘

福州新聞業的危機

（南僑社福州通訊）相信這是海濱椰香，教育文化相當發達的地方嗎？這兒總共有七十所專科以上學校，三十多所中學，可是沒有一本在學校大門以外銷路較為可以的雜誌，除了一些以學校的門牆為範圍者以外，簡直無法發見更多更好的書刊。報社大小倒有上十家，除了先後被搗毀而停刊的民主報和國海正報之外，每日出一大張半的，有中央日報，福建時報兩家，日出一大張的有南方日報和正義日報兩家，四開張者有林森日報和力行晚報，八開張的有商情報，另外還有粹報，勁報，導報等三日刊。至於方型小刊物，隨出隨倒，很難加以計數。照這現象，你不能不說福州的新聞事業是相當蓬蓬勃勃的但實際上，却像一個打滿輕氣的象皮氣球，嬌嫩，美麗，惹人愛憐，惹人歡喜，內心裏却是危機四伏。

表面現象似蓬勃 鉅行數字却悽涼

目前的福州，有一種特殊現象，許多人似乎對新聞事業都具有極大興趣，他們多想辦報，而且必須是一個新創辦的基業。因之，當許多有歷史的報社都在大叫前途悲觀的時候，許多新的報紙却不斷地產生出來，三月中新出了力行晚報，四月裏又有林森日報出刊。最近，星系報紙之一的星園日報，也正在積極籌備，聘定人員，決定

於下月一日和讀者見面了。

就表面的現象看，福州報業不能不說是相當蓬勃的，而且每一個新報的出刊，總給舊報一帖興奮劑，至少一個相類型的老報在新伙伴的誕生裏，總得來一下子「刷新」。不過提到發行數字，却太令人傷心了。所謂四家大報，其中銷數最多的中央日報，約萬份左右，最少的不及一千份，連許多小型報的發行數字統計起來，總共每天還銷不到二萬五千份。以福州現有人口三十三萬平均計算，每十四人有一份報，也許可以說並不太少，可是這二萬多份的報紙，却是連銷行全省六十多縣和外省的數字總計在內的，並且許多機關，社團，學校的訂閱報紙，往往是基於派子問題和相互幫忙的原則，每報各訂一份。這就是說，如果把這許多重複的訂閱對象剔除了，那麼福州報紙的銷行數量，就得減少一半以上。

在蓬勃的報社林立的現象之下，所能看到的福州新聞事業的真相，的確是夠淒涼的！

物價紙張兩威脅

報業前途有暗礁

以福州目前的紙價計算，一張對開白報紙的成本是二百四十元左右。這個月各報提高價格；日出一大張的每份每月才一萬元，可是還得給報販以七折的佣金。就是說：發行收入抵上紙張成本，每份每月便得虧蝕二三百元，其他油墨，印刷，機器鉛字等損耗，人工，稿費，辦公費以及雜項開支；；等，都還未計算進去。因此，每家報社總是虧空一個極大的數字，而且這數字的膨脹，是伴和着時間的進行不斷增加倍數的，上個月五百萬，這個月就得一千萬，下個月自非二千萬不可；再下去，只有一個不可想像的前途。因為物價的漲起，正如野馬毫無限制地奔馳。有時其間自然也有少數的報社可能獲得盈餘，但這盈餘絕不是營業上的功績，而是早期儲存下來的紙張的漲價。

另一方面，福州的報販，也正如其他重要地區似地有其強固的組織，雄厚而有力，報社本身既無力普遍自僱報差送報，就只好閉起眼睛，咬着牙根忍受他們的壟斷，忍痛予他們以優厚的佣金回扣。

多銷一份報，就得多一份虧蝕，紙張的來源，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改用土報紙嗎，經過這一年多的呆滯之後，土報紙的槽戶，早就改了行了，土報紙的來源，和洋紙有着同樣的困難。即使福建是個產紙的省份，實際情形，仍不過如斯。

福州報業前途，埋藏着無止的暗礁，如何渡過排在目前的難關，是每一家報館當局的最大苦惱！

勸君不必強追問

待遇菲薄一如斯

物價無止地向前，省級公職人員的待遇，已經被提高到第二級的標準！加一成數一千六百倍，生活津貼二十九萬元，而報人的待遇，依然被擱置於三千里之外。

每次當醞釀着調整待遇的時期，報人的心，如像一根善於跳動的彈簧，無止地戰慄了。根據以往多次的經驗：每次調整待遇的實現，物價必會來個不可形容的急劇跳動，任你如何調整，依然無法追蹤於它的自由放縱。於是，無可調整的報人，就只有無言地低頭了。

以目前福州報人待遇的標準，即使是最優遇的高級職員，每月薪金總不能超過四十萬的鐵牆，而食米的價格，每石却雄踞於五十六萬大關。至於普通報館的編輯，全月收入還停滯在二十萬左右，其他職位較低的人員，還不及十五萬呢。消耗整個月的精血，換來的只是僅夠個人塞飽肚子的伙食。別說是贍老育幼，僅僅個人的洗衣理髮，都在在發生問題。

更微妙的是經過幾次仲裁評斷之後，一般排字技工的待遇，已經平衡於普通報館的總編輯，而高高地誇越於編輯採訪的頭上了。

人們總以為新聞記者是「無冕之王」，他們的生活，自是非常優裕舒適的。事實上福州新聞記者們的外表，也依然沒有任何破爛之感，於是更增加了人們對報人生活遐想的固執，誰知他們是在飲胆汁強裝笑容呢！

記者是賤胚

新聞少自由

最後應該提到的，是福州新聞記者地位的低下。在社會特殊傳統的觀念裏，這裏的新聞記者，總被視為「不是好東西」。而現在加上待遇的過份低薄，人家總以為只有一些沒出息的傢伙，才願意忍飢挨餓地當記者，藉為有辦法的，早都應該改行了，（事實上這兒新聞陣線裏的成員，也在天地減少，只有老的老同志跑出去，却很少新的添進來，很少人能夠體認他們為文化事業而苦忍的衷心。

由於多次的新聞封鎖和搗毀毆辱的事實，已經充份說明所謂「新聞自由」「報人身體自由」在還兒是被視為何物了。雖然其中多次爭持的結果，都是新聞記者獲得「勝利」，但這種所謂勝利，的確是夠淒涼的。也就因此，許多人更視新聞記者為爛毒頭的爛東西，大家都想盡方法去逃避和記者們應有的接近。

在中樞當局正在努力建設教育文化事業，各級民意機關正為「保障新聞自由」「維護報館安全和報人身體自由」而高聲呼籲的當前，福州的新聞事業，却面臨了搖搖欲傾的危機，新聞從業員只有陳謝，而沒有新代，我們真不敢想像：要是有一天，一個個報人都支持不住地躺下了，一家家報館都破產地關門了，那麼我們的社會文化，又將是如何的一種局面！

（六月五日）（南僑社）